

新华社记者王君璐、杨淑君

一本『放大版』教科书背后的爱心接力

9岁的俊博是一名在普通学校就读的低视力儿童。你能想象视力仅有0.12的俊博眼中的模糊世界吗?看不清动物园的小动物,看不清迎面走来的同学,看不清黑板上的板书,更重要的是看不清正常课本、试卷上的文字和图画……

2022年春季学期前,俊博惊喜地收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授权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的首批盲文大字教科书。有了“放大版”的课本,像俊博一样的视障儿童也可以和健视的孩子一样,无障碍地学习了。

“再也不用眼睛贴着课本学习了!”

俊博出生时患有先天性眼疾,半岁前左眼无光感,右眼仅有光感没有视力。通过手术和不断的康复干预,如今俊博右眼裸眼视力达到0.12,矫正视力达到0.15,属于视力残疾中的低视力人群。

上学的路上需要借助盲杖,看书、写字需要放大镜……“上学”这件对普通孩子来说很平常的事,俊博需要加倍努力。然而缺少合适的课本,是他在普校就读的最大障碍。

“如果不使用辅具,俊博得把眼睛紧贴书本才能看清。除了视疲劳,长期趴着看书,颈椎和脊柱也可能变形。”为了让孩子能够更轻松的学习,俊博的母亲洪燕和很多低视力儿童家长都想到了自己“放大”教材的“笨”办法,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要么不清晰,要么排版对应不上。”

2021年底,在教育主管部门、出版社、家长等多方努力下,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了人教版大字教科书,包括一至六年级语文、数学、英语18种大字版教材。

“这套‘量身定制’的大字版教材开本增大为8开,字号全部增大,有效解决了低视力学生的阅读障碍。”中国盲文出版社大学本部主任包国红介绍,大字版教材还对影响低视力学生阅读的图片、文字颜色等进行了无障碍处理。

“大字版教材印刷清晰,孩子现在在距离30厘米就可以看清书内内容,坐姿也变端正了。”洪燕说。

教材“大一点” 融合教育“深一点”

“养育视障孩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医疗手段不能更好地医治他眼疾的时候,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康复干预就显得格外重要。”像洪燕一样的很多低视力儿童家长认为,绝大多数低视力的孩子都可以进入普通学校,和健视的孩子一起学习,成为融合教育的受益者。

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合一的教育模式,强调为身心障碍儿童提供“正常而非隔离”的教育环境。随着融合教育的大力发展,我国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由2015年的23.9万名增加到2020年的43.9万名。《“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推进融合教育,全面提高特殊教育质量,推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医疗康复及信息技术与特殊教育进一步深度融合。

“接受融合教育的孩子需要更加包容的环境和适合的学习工具。”中国盲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马文莉表示,无障碍大字版教材、试卷是保证低视力儿童接受融合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

“好的视觉状态首先是清晰,第二是舒适,第三是持久。”深圳市眼科医院视觉康复门诊主任医师梁平说,大字教科书能够帮助低视力儿童更加轻松、高效地学习。

在洪燕看来,大字版教材与原书“同页同内容”对低年级学生也非常重要。“老师不用再专门指点低视力儿童,这对孩子的情绪和心理很有益处。”洪燕说。

期待更多阳光照亮“看不清”的孩子

“他不是不能,只是不便!”为了帮助孩子成长,洪燕牵头开设“低视力联盟”微信公众号及低视力儿童学龄交流群,越来越多的视障儿童家长在线上学习、交流融合教育相关知识和信息。

“我想把自己多年学习和积累的经验分享给同样境遇的家长。孩子的残疾只是人生无数难题其中之一,需要勇敢面对。”洪燕说,大字版教材的顺利出版,给低视力儿童家长们打了一剂“强心针”。

除了教科书,低视力学生同样要有课外阅读,也需要大字版课外读物。”包国红介绍,目前我国盲文书品种非常丰富,低幼阶段的很多绘本字号足够大,但一些绘本图画和文字无障碍处理做得还不完善,影响低视力儿童阅读。此外,大字版图书还面临印刷成本高、供需信息不对等、销售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

“融合教育不是简单地让这些特殊孩子进入普通学校上课,还要有相应的资源支撑,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大字教科书的出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目前我国各地融合教育发展尚不均衡,建议设立更加刚性的评估体系,补齐短板。

残疾人同样有权利拥有精彩人生。中国盲文出版社社长黄金山表示,推动视障教育迈向美好未来是出版社的职责所在。“今后将继续做好大字版教材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在马拉喀什条约实施后,出版社将在条约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将优秀儿童出版物和权威工具书制作成大字本,满足低视力儿童的课外阅读和学习需求,让接受融合教育的残疾孩子感受到更多关怀与温暖。”

新华社北京电

促中西文化互鉴,中国元素为莎翁故里增色

新华社英国斯特拉特福4月24日电(记者杜鹏)在英国文学巨匠威廉·莎士比亚诞辰458周年之际,莎翁故里、英格兰埃文河畔小镇斯特拉特福热闹起来,不少人来到这里追寻莎翁足迹,也有人在莎翁故居一座莎士比亚和中国明代文学家、戏剧家汤显祖并排站立的塑像前驻足,感受中西文化互鉴。

这座青铜塑像2017年建成,塑造了手执毛笔的汤显祖和手握鹅毛笔的莎士比亚的形象。

莎士比亚出生地基金会研究部门主管、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荣誉研究员保罗·埃德蒙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不少来到莎士比亚出生地的游客被这座塑像吸引,仔细阅读上面的文字,细细品味这两位文学巨匠的关联。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期文豪,都于1616年逝世。在埃德蒙森看来,这两人各自以流芳百世的经典作品,对东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距莎士比亚出生地约10分钟步行路程的地方,一座牡丹亭2019年在斯特



拉特福的街心花园内“安家”,有古树、绿地为伴。这座中式六角亭依托汤显祖代表作《牡丹亭》建筑,占地10平方米、高6米,造型优美,飞檐翘角,亭上除了“牡丹亭”三字,还有一副对联——“汤翁妙曲传中外,四梦真情贯古今”。

小镇居民凯瑟琳是莎士比亚爱好者。她说,有关汤显祖的塑像以及牡丹亭等中国元素为小镇增色不少。

埃德蒙森说,他赞赏中方在过去十年间为推动中英文化交流所作努力。他还对几年前中国演员来到莎翁故里表演汤显祖作品片段的场景以及在观看中国戏曲演员出演莎士比亚剧目《理查三世》的情景记忆犹新。

埃德蒙森回忆,他曾在访问中国期间参加了文学交流会议,与一些中方学者建立了良好联系,此后还多次参与莎士比亚学者和中国文学学者之间的跨文化对话。

“这是4月20日在英国斯特拉特福拍摄的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青铜塑像。”

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猫猫书店的坚守与开拓

有点起色就要撑不住了。”他说。

为了维持书店经营,周重林身兼茶文化学者、书店老板、主播、自媒体从业人士等多重角色,开始了突围之路。

2020年8月,他与一家茶企共同发起“看见茶文化”茶书展,展出《茶叶全书》《茶经》等经典茶书。靠企业每年给展览资助的16万元抵了房租,书店算是挺过来了。

光有书,没人看也不行。猫猫书店先从周边的茶商、茶客和社区做起。依托茶城300多户茶商,书店和许多茶商形成了“买书送茶、买茶送书”的合作模式,书店办茶会、茶商帮书店推广,茶文化、茶产业共同发展,书店也迎来第一批固定读者。

在猫猫书店,所有书籍都是正面平铺摆放在书架上,书名一目了然,方便读者翻阅,这与多数书店里书脊朝外的摆放方式大不相同。为了吸引读者,书店还打造了一站式“看、买、借”体验,既可以借阅图书,也可以复印资料。

如今,不少茶商、茶农、高校教师、爱茶人等都成为猫猫书店消费主力。“如果书店不在了,茶城就只有茶,少了文化。这两个月我已经买了2000多块钱的茶书,自己看、送顾客。看懂茶文化,会更喜欢手中这杯茶。”雄达茶城的茶商梁洪武说。

盘活更多资源,让书店走得长远。目前,猫猫书店跟上百茶企发起了“茶书馆

合作计划”,共同书写本土茶知识。在此基础上,这些企业定期在猫猫书店订购书籍,每年带来约40万元收入。此外,书店还跟企业共同举办二十四节气茶会、读书会等,开展了300多场活动。

当下,许多实体店选择把书店搬到“云端”,今年初猫猫书店也开始开微店、做直播。周重林依托厚实的茶文化知识,迅速让书店“吸粉”。“老师讲得好,买了买了!”“在这个平台既能买到好茶、好书、好器,又能学到专业的茶知识。”在直播中,不少读者积极互动,买书热情也挺高。

现在,猫猫书店每天下午都会直播两小时卖书,每周四晚上还直播一场茶书会,每场直播有数百人到两三千人观看,最多一场有近2万名观众。周重林笑着说:“过去是担心讲不好,没人看,没人买单,现在是担心书卖了发不了货。我和直播间的一些观众还成了好友。”

在书店办公区,一张满满当当的日程表格外显眼——茶会预告、茶企洽谈、对话作家、读书会……这些让猫猫书店步子越来越坚实,影响力越来越大。

“书籍,是我们的根本。以后我会继续以书店为阵地,把更多作者、出版社、书店联系起来,向世界传播中国茶文化。”周重林说。

(记者哲哲鹏、王玉玉)新华社昆明电



周重林在书店为顾客介绍茶书(四月二十一日摄)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6枚西汉简牍见证中华“全民阅读”源远流长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明星、张格)湖南益阳市兔子山遗址出土的6枚西汉时代简牍,记载了从“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到“民间借书、藏书成风”的一次历史变革。自2013年益阳兔子山遗址发掘以来,考古发掘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一直在对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简牍进行系统性研究。近日他向记者披露了这一研究成果。

这6枚简牍,在兔子山遗址7号井出土,经过清洗,发现上面均有“献书”字样。其中有一枚残断的简牍上可以辨认出“仆过敬至拜陈公侍马足下者:府付尉,贱走仆启敬再拜献书,若侍”的文字。

“此枚简牍记载了一个叫‘过’的人给

陈公写信,提到献书这件事。收信人陈公应是当时益阳县的吏员。”张春龙说。

记者了解到,清洗后的简牍,墨迹清晰,字体属于隶书。在经过一系列的复杂保护过程后,它们被封装进定制的有机玻璃包装盒里存档保护,用于历史研究和展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兔子山简牍整理工作人员杨先云介绍,经过对比7号井出土的其他简牍的纪年,这6枚“献书”简牍的形成年代为西汉早期,大约为汉高祖十一年至汉惠帝年间。7号井的简牍整理工作,已于2018年初步完成,相关研究成果即将付印出版。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布

《挟书律》,禁止民间收藏图书。这项律条颁布的同时,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对文化典籍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汉惠帝刘盈执政期间,废除了《挟书律》,这使得长期受到压抑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都开始活跃起来。

“这6枚‘献书’简牍的出土,说明在汉惠帝废除《挟书律》后,民间借书、藏书开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开启了‘全民阅读’之先河。”张春龙说,“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皇家和各地官府藏书达到空前丰富。读书的人也随之增多,图书馆、书肆也在西汉开始出现。阅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精神。”

走进台北『可园』,一窥琼瑶的『造梦天地』

著名作家琼瑶曾“藏身”的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的“可园”,2021年通过危老重建案,将进行改建。这个孕育出无数脍炙人口爱情故事“造梦天地”,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以市集形式对游人开放,向喜欢琼瑶的人们告别。

心灵休憩地

“可园”占地200多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花园几乎占了一半。走进“可园”,凉亭、小桥、流水构成的江南风情,让人即刻忘记墙外的喧闹。

地籍资料显示,琼瑶在1980年买下这块地,并兴建“可园”。据介绍,由于琼瑶不爱出门,她的丈夫平鑫涛就把“可园”布置成温馨的家,也兼办公室。

今年84岁的琼瑶在“可园”住了超过30年。她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燃烧吧!火鸟》《我是一片云》等都曾在这里取景。琼瑶在《我的故事》中表达对“可园”的情感:“这不只是一幢房子,一个花园,更是我心灵休憩,不再流浪的保证。”

造梦的天地

琼瑶《梅花三弄》等作品的手稿、平日使用的眼镜,还有经典戏剧《鬼丈夫》的金色面具,陈列于“可园”别墅客厅中,让观众领略琼瑶的艺术人生。

琼瑶是风靡华人世界的作家,她和平鑫涛打造的影视产业成就了海峡两岸及港澳不少影视明星。众多琼瑶作品都在“可园”完成。

在《庭院深深》中饰演翠珊的赵永馨旧地重游,她感叹:琼瑶阿姨就像一棵大树,撒下种子,庇护他们成长。

琼瑶年仅9岁便在上海《大公报》儿童版发表短篇小说《可怜的小青》,18岁开始用笔名“琼瑶”撰写小说,《窗外》《几度夕阳红》《烟雨濛濛》《庭院深深》《在水一方》等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从台湾红到大陆,成为华人世界的文学现象。

琼瑶于文坛崛起的代表作《窗外》《烟雨濛濛》《几度夕阳红》及中短篇小说集《六个梦》,推出至今皆超过半世纪。这次市集上,琼瑶小说的丝绒精装纪念版精彩亮相。

回味青春之地

这次活动名为“怀旧迎新,春日雅集”。青年的文创市集象征生生不息的“迎新”,“可园”客厅里的家常旧物、跳蚤市场则是爱物惜物的“怀旧”。

琼瑶孙女陈可嘉说,从“琼瑶奶奶”到母亲,再到她,这就是重要的传承。

近些年媒体上少有琼瑶的新消息。2017年,她曾无预警在脸上交代后事,直言生重病绝不动大手术……死后也不用任何宗教悼念,不发讣文、不公祭,速速火化后采花葬归于尘土。“恳请你们用正能量的方式,来对待我必须会来临的死亡。时候到了,不用悲伤,为我欢喜吧!我总算走完了这趟辛苦的旅程!摆脱了我临终前可能的病痛!”

消息人士透露,4月20日刚过84岁生日的琼瑶,目前跟家人搬到淡水安享晚年,已打完3剂新冠疫苗,每天都会在家看电视关注疫情。关于脸书已停更1年,琼瑶表示她年事已高,用电脑较吃力。她说:“不要担心我,我身体还好,小毛病有,大病没有。”

(记者何自力、岳夕彤) 新华社台北4月25日电